

(嗯.....)

夜晚的街角充滿了慾望的味道，就像廉價香水的味道。

赫爾塔坐在噴泉邊，看著人來人往。

當你翹起雙腿時，大腿白色的皮膚暴露在夜晚的空氣中。

我在腰上或背上找不到任何看起來像武器的東西。

一個天真頑皮的年輕女子，只穿著一件薄布。

看到她這樣就是她最好的武器。

(...)

最終，他們的目光停了下來。

一個男人在巷子的陰影裡看著她。

從他那件精美的外套和鼓鼓的口袋就可以看出他有一些錢。

男人的目光在赫爾塔裸露的鎖骨和大腿之間來回移動。

(這就是正確的肥羊)

赫爾塔在心裡舔了舔舌頭，當她的目光與男人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她調皮地笑了。

隨著一聲邀請，男人向前踏出了一步。

“嘿，姑娘。你一個人嗎？”

“是啊，我只是無聊而已。”

赫爾塔輕輕地從噴泉上跳了起來。

在男人的眼前，他落地不穩，絆了一跤。

男人驚慌失措地抓住了她的手臂。

當男人滾燙的手掌觸碰赫爾塔裸露的皮膚時，他的喉嚨發出了輕微的聲音。

“這很危險.....一個好女孩不應該在這麼晚的時候一個人呆著。”

“呵呵，也許你不是個好女孩。”

赫爾塔用食指撫過男人的胸口，抬頭看著他的眼睛。

他用甜美、融化的聲音低聲說。

“你能帶我去一個更有趣的地方嗎？如果能看到更刺激的東西就好了。”

男人的臉色放鬆了下來。

獵物咬住誘餌的那一刻臉上露出愚蠢的表情。

赫爾塔在心裡輕笑了一聲。

表演很完美。

兩人走進了一條荒無人煙的後巷。

鵝卵石潮濕的迴音。

男人的雙手摟住赫爾塔的腰，粗重的呼吸拂過她的脖頸。

赫爾塔屈服了，轉而用雙臂環抱男人的脖子，把他拉得更近。

“我可以留在這裡嗎？”

“哦，好吧。那太好了。”

就在男人湊近自己唇瓣的那一刻。

一把極薄的毒刃，無聲無息地從赫爾塔右手的袖口滑出。

長約三吋的針狀致命武器。

男人不可能注意到這一點。

她自然而然地將刀尖碰在男人的背上，就像是在愛撫他。

“嘿”

“嗯，啊？”

“不痛嗎？”

當我低聲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快速地刺了一下。

一把毒刃從第四根肋骨之間滑過，刺穿了。

男人睜大了眼睛。

她的嘴唇抽動著，想要尖叫些什麼，但迅速擴散到肺部的神經毒素已經麻痺了她的聲帶。

在赫爾塔的懷裡，男人的身體突然變得沉重，彎成狗腿狀。

“噓。安靜點，好嗎？”

她一邊低聲說著，一邊抓起男人倒下的身體，將他放在了巷子的黑暗裡。

男人全身抽搐，抬頭看著赫爾塔。

她眼中映照的，不再是先前少女不羈的笑容，而是冰冷淡漠的光芒。

“謝謝你請客吃飯。”

赫爾塔把手伸進男人的口袋，找到了一個皮包。

重量重。

我沒有檢查裡面的東西，就把它扔進了腰間的一個隱藏的袋子裡。

那人已經停止動作了。

這只是後巷裡的大垃圾。

（那麼現在……下次什麼時候？）

赫爾塔站了起來，用斗篷的襯裡擦去毒刃上的少量血跡，然後將其放回袖子裡。

寒冷的夜風輕撫著你的肌膚。

她再次轉向喧囂的城市。

他的腳步很輕，背上沒有背任何東西。

•
•
•

（嗯？那是什麼？）

赫爾塔找到了新的獵物。

一個遲鈍的人在噴泉附近徘徊。

他穿著簡單的旅行裝備，似乎沒有攜帶任何武器。

她眼神空洞，似乎與周遭的氣氛格格不入。

（也許他是一個剛從某個地方回來的旅行者。）

無論如何，天真的肥羊是個方便的夥伴。

和往常一樣，赫爾塔邁著輕快的步伐向男人走近。

“餵，你一個人嗎？看來你有點迷路了。”

男人看著赫爾塔，神情有些驚訝，然後笑了。

“哦，好吧。只是觀光一下。你能告訴我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

（觀光？嗯，像這樣的地方？）

他實在是太天真了。

赫爾塔心裡哼了一聲，表面卻笑得很甜。

“沒事，這裡又好又安靜。”

男人嘀咕了一聲：「我明白了。」然後就乖乖地跟在了赫爾塔的身後。

（還有，不知道能不能體驗一些有趣的風土人情？）

那位旅者……身為時空旅者的卡加米，心中如此想著。

雖然這個女孩作為一個商人的態度有些可疑，但旅行中發生的任何事件都同樣有趣。

赫爾塔來到了她常去的地方，在一條後巷。

石頭路面的潮濕氣味。

周圍沒有人。

赫爾塔轉身面對男人，用雙臂誘人地環抱著他的脖子。

“在這裡，沒有人會打擾我。”

當卡加米回答「是」的時候，一把毒刃從赫爾塔的袖口滑落。

“是的，你可以睡一會兒了。”

快速的移動到了男人的背後。

一清。

金屬聲響起，傳回手上的衝擊力卻沒有撕裂肉體的感覺。

很難。

它就像岩石或鐵。

“呃...？”

赫爾塔的身體僵硬了。

“我明白了，這就是竅門。”

男人面無表情，甚至還笑得很開心。

背後的衣服有一道小破口，但底下的皮膚卻沒有一絲刮痕。

“這很常見，但你很擅長。這很重要。”

當他們說這句話時，他們甚至鼓起掌來。

如果赫爾塔稍加留意的話，她一定會發現卡加米在撕破的當地衣服下面穿著從異世界帶來的薄薄的強化衣服。

（也許這傢伙是法師！？）

赫爾塔根據她的知識範圍做出了這個決定。

像她這樣住在後巷的人幾乎與魔法師沒有任何联系，也從未真正見過魔法師。

不過，我聽說有一些技藝高超的魔法師，也就是法師，會使用擊退劍和箭的防禦術。

糟糕，我失敗了。

人們注意到了。

她立刻改變方向，鬆開武器，趴在地上。

為了在後巷生存，固執和驕傲不但沒有用，反而是致命的。

「餵！對不起，對不起！我因為缺錢而突然發脾氣了！請魔法師大人原諒.....！」

發出向後的聲音。

她淚流滿面，拼命求饒，小偷的眼神消失了，就像一個受驚的女孩。

卡加米有趣地看著她。

“法師？哈哈，我明白了.....”

那麼，這次就這樣吧。

做出決定後，他向高上點了點頭。

“嗯，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就沒有受傷，你可以走了。”

說完，他擺了擺手，輕鬆轉身就走。

（謝謝...！）

赫爾塔鬆了口氣。

然而，下一刻，他的胸口深處，開始湧動著陰暗的情緒。

(.....他轉過身去。他現在毫無防備了。)

看來他們之前就懷疑我們是想陷害他們，所以他們一定是提前對他們施加了某種防護魔法。

無論多麼強大的法師，如果突然從背後刺穿，他都會死。

就算毒不起作用，只要刺入心臟...

(如果你是熟練的法師，你可能有一些可以賺錢的東西。)

不管你的技術有多好，如果你是如此可愛的女孩，肯定會有人在某個地方毆打你，剝光你的衣服，然後把你扔進下水道。

(那我現在殺了你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我做錯了什麼，他可能會殺了我，但既然我能讓他瞬間好受，又不會讓他受苦，我想這樣也不錯。

赫爾塔迅速將思緒集中在腦海中，一聲不吭地站了起來。

就像彈簧一樣，他跳到了卡加米的背上。

(我明白了！去死吧！)

卡加米連頭都沒回，好像沒有注意到一樣。

赫爾塔以致命的力量將劍刺出，想要將劍從他的肋骨間滑過，瞬間刺入他的心臟。

「——嘎！？ 」

頓時，轟隆一聲巨響，一道蒼白的光芒炸開，給她的全身帶來了巨大的震動。

還沒等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我的意識就變黑了。

“你求饒了，然後又從背後襲擊我，是嗎？”

卡加米一邊嘟咕囁著，一邊聳了聳肩，低頭看著倒在石板路上、渾身抽搐的赫爾塔。

我懷疑她是真的投降，所以在她轉身的時候我開啟了套裝的自動反擊功能。

留下它作為屏障並沒有什麼問題，但如果它要攻擊你兩次，你可能就得忍受一些痛苦了。

「有不放棄的精神固然很好，但我覺得這有點太粗心了。在你們的世界裡不是有一些熟練的法師總是用結界魔法來保護自己，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

嗯，她看起來像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人，所以也許她不知道這一點。

沒有任何反應，身體的抽搐也開始減弱，卡加米彎下腰查看她的狀況。

「.....啊。你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了吧？」

看來自動反擊型電擊槍的輸出對她來說有點太強了。

這是一種透過對生物電流而不是物理衝擊的強烈幹預來暫時或不可逆轉地停止身體功能（包括心臟跳動）的裝置，所以情況可能就是這樣。

“他們用原始的刀片攻擊你，所以我猜加吉特會反擊，認為他正在對付一隻揮舞著爪子的熊什麼的？好吧，這並不重要。”

卡加米一邊自言自語，一邊開始思考該如何處置這傢伙。

我可以再給他一次電擊，讓他的心臟重新跳動，但即使沒有任何危險，但對於想要殺死我的人來說，沒有理由這樣做。

如果我只是把它留在這裡，什麼也不做就離開，我不介意，但以如此有趣的經歷結束會有點平淡。

.....

「.....啊，是這樣啊。」

我剛剛決定我是法師。

那麼，就用這具屍體吧。

卡加米做出決定後，立刻拿出了‘簡易人體人體改造機’，開始進行設置。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移動屍體並將其當作不死者之類的東西來使用的法師，就叫死靈法師或死靈法師吧？」

看起來我們現在可以讓牠復甦，但我們會讓她死，然後把她變成一團蛋白質。

我用非魔法工具的力量重新創造了它。

“我是創造它的人，所以你的餘生都是我的，所以沒問題.....我想死靈法師就是這樣的。”

我確信有一些不死生物會吃屍體的肉並吸食屍體的血，但我認為他們基本上不吃任何東西，甚至不睡覺。

我可能會擔心它的能量來源是什麼，是否會妨礙它維持活動的能力，但我會照著做，確保它不用吃飯、不睡覺。

“效率低下的有機燃燒反應器官留作擺設，實際運轉的能源是一次性量子驅動電池...”

雖然是一次性的，但只要能維持人的生命，幾百年應該沒問題，所以說不定會變成不朽的東西。

“還有，調整一下反應，讓它看起來像一個絕對聽從施法者的傀儡。”

完成必要的設定後，他將改造後的機器電極按在了赫爾塔的額頭上，開始了「重寫」和「電源轉換/重新激活」治療。

“——吉.....”

頓時，她本該結束生命活動的身體猛然一動，口中開始發出呻吟般的聲音。

體驗版到此結束。
敬請於正式版繼續閱讀！